



ЗИНЗИВЕР

太阳鸟

[俄]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著

Виктор СЛИПЕНЧУК

徐景益◎译

……闭上眼睛，
透过呜咽声我仿佛听到母亲的哭诉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 外港灣 913 部計開本號四



太阳鸟

[俄] 维克多·斯里宾丘克◎著
徐景益◎译

图字：01 - 2009 - 328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鸟/ (俄罗斯) 斯里宾丘克著; 徐景益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80244 - 146 - 0

I. 太… II. ①斯… ②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 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473 号

作 者: (俄罗斯) 斯里宾丘克

责任编辑: 涂卫东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0 × 930mm 1/16

印 张: 22. 2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146 - 0

定 价: 36.00 元



看到法利赛人^[1]对他们的学生说：“为什么你们的老师与收税人和罪人一起吃饭？”对此他回答说：“医生治疗的不是健康人，而是病人。”——选自《马太福音》

来他这里听课的都是收税人和罪人。法利赛人和那些书呆子都抱怨说：“他又接待那些罪人并与他们一起吃饭了。”——选自《路加福音》

这一次来自天堂的声音回答说：“既然上帝已经纯洁了人间，你就不要说人间不干净了。”——选自《新约·使徒行传》



[1] 法利赛人，公元前二世纪至后二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犹太教教义中。



太阳鸟

Sunbird

……闭上眼睛，透过呜咽声我仿佛听到母亲的哭诉——她在想此时我又在四处游荡。我没有四处游荡……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躲进花丛中，而后睡着了，我仿佛融化在花园浓郁的芳香里。到底睡了多长时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醒来时我依然躺着，沉浸在五月花园迷人的芳香里。

我欠了欠身，看到窗里霞光闪烁，非常耀眼，我不由得想到：仿佛窗子都大开着，而我就置身于白色的小屋中，这里弥漫着五月花园沁人心脾的玫瑰花香。真真切切，我突然看到了干干净净的白色小屋，布满玫瑰花瓣的小路，爬满玫瑰花丛的低矮栅栏，突然听到了由远及近的轻柔的手风琴声。

从一瞬间到一千年，
从一粒沙到广袤的地球，
到处都呈现出上帝的尊荣，
到处都呈现出光明的气息。

我环顾四周，以为能看到父亲和母亲，可我只看到了母亲。她穿着白色便鞋，金色圆点图案的连衣裙，俨然一个中学生。她对我微笑着，一遍遍叫着我的名字……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6
第三章.....	016
第四章.....	024
第五章.....	031
第六章.....	036
第七章.....	046
第八章.....	053
第九章.....	062

第二部分

第十章.....	064
第十一章.....	072
第十二章.....	080
第十三章.....	086
第十四章.....	092
第十五章.....	099
第十六章.....	106
第十七章.....	111
第十八章.....	117
第十九章.....	125
第二十章.....	129

第三部分

第二十一章.....	135
第二十二章.....	143
第二十三章.....	151
第二十四章.....	159
第二十五章.....	166
第二十六章.....	172
第二十七章.....	180
第二十八章.....	188
第二十九章.....	199

第四部分

第三十章.....	205
第三十一章.....	213
第三十二章.....	224
第三十三章.....	231
第三十四章.....	240
第三十五章.....	248
第三十六章.....	253
第三十七章.....	267

第五部分

第三十八章.....	273
第三十九章.....	277
第四十章.....	281
第四十一章.....	285
第四十二章.....	290
第四十三章.....	294
第四十四章.....	303
第四十五章.....	306
第四十六章.....	312
第四十七章.....	321
第四十八章.....	327
第四十九章.....	331
第五十章.....	337
代结局.....	343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这是二月里的一个深夜（我总是习惯于夜里写诗歌和剧本，而白天睡觉），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郁闷。究其原因竟是一些幻觉，正是这些幻觉曾使我索然寡味的单身生活一度变得开心和快乐。出神地望着被岁月打磨得已经发黄，并且满是裂纹的桌面，我仿佛突然看到从桌子里面，又好像是童话中的自动桌布上出现一个托盘，盘里摆着各种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有汤，有热乎乎的番茄羊肉，还有乳脂咖啡。一切都是那样栩栩如生，以至于我瞪大眼睛仔细看着汤，连汤里漂浮着的葱花都能看得真真切切，也能看到羊肉上沾满的嫩绿西芹。（显然，这些令人垂涎的美味对一个极端贫穷、毫不挑剔、整天吃不饱饭的饿汉来说无疑是难以阻挡的诱惑。）

以往要是半夜里看到如此丰盛的、梦寐以求的美餐，我会急不可耐地准备开吃。也就是说，临近半夜时我会把目光经常光顾的餐桌放上汤匙、餐叉、刀子和一个波尔若米矿泉水^[1]的空瓶子。小长颈玻璃瓶和高脚杯通常不用。（这种奢侈的餐具只有生日的盛宴上才使用，而且第二天早晨还后悔不迭——酩酊大醉之后，头会撕心裂肺地疼，胃也会发生痉挛。）

总而言之，我要努力克制自己，以免事后悔之晚矣，与此同时，在点菜和音乐表演上要有足够的自由度。

我说的在音乐表演上的自由度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就是歌曲！

[1] 波尔若米矿泉水，出产于高加索中部波尔若米地区的一种能治病的矿泉水。

因为我也像神奇的哲学教授一样，似乎通过对简单的厨房用具的挑选和编排而最终掌握产生幻觉的艺术。

当然，在确定最符合我口味的音乐之前，我试验过多种曲子。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不喜欢那些过于雄壮豪迈的曲子，因为这些曲子当中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其特有的肆无忌惮和放荡不羁的元素。我常常选择雅间，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两只银质餐具和穿燕尾服戴高筒帽的小提琴手。开诚布公地讲，小提琴手让我开心的与其说是他演奏的曲子，倒不如说是他那翩翩的风度。在演奏奥金斯基^[1]的波洛涅兹^[2]舞曲时，他总是夸张地挺起胸部，快要贴到他旁边人的身上，让邻居迫不得已一次次躲闪，以免弄洒匙儿里的汤。可这位灵巧敏捷的演奏家倒也镇定自若，动作协调地跟着这位可怜的食客，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他步步紧逼。

最后这位可怜的食客不得不放下汤匙，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粉红色的真丝手帕挡住自己的双眼，动情地连连说：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这曲子太让人感伤了！”

我稍稍换了个视角，让小提琴手往大厅的中央去，于是那位可怜的邻居小心翼翼地向下看了看，又重新拿起汤匙。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太……”他继续在我耳边嘟囔着，但我没有理他。

为了使幻觉始终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我的行为非常谨慎，规规矩矩。可能别人都感觉我很怪异，但是我从来都不看我旁边的这个人、小提琴手和餐馆服务员的面部表情变化。与此同时，我心里很清楚：我身边这个人来自英国，已经人过中年，虽过分拘礼，却也文质彬彬，据说是个超级富豪。（他常常比我先离开餐桌，我亲眼看到他扔下不菲的美元大钞作为小费。）

当然，这个服务员还有苏联时期的做派，我这样看他绝对不是因为我还记得饭店的铝制酒杯上有生产厂家的标志，而是因为他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逢迎献媚的奴才相。他身材瘦高，举止笨拙，为表示对外国客人最崇高的敬意，他深深地鞠了个大躬，瘦长的身体低垂在餐桌上面，好像要直接亲吻这个英国人的头顶。他的过分献媚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声音甜

[1] 奥金斯基（1765—1833），波兰作曲家。

[2] 波洛涅兹，波兰的一种隆重的交际舞曲。

腻得让人感到肉麻，“先生，我能为您效劳吗？”

这个小提琴手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我怀疑他在与那个服务员分享小费时，在任何时候都占不了上风。有一次我就亲耳听到他能言善辩的口才：

“请问，这里有波洛涅兹二重奏曲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大人，对您来说什么都会有的。（他说这话的语气让人感到又喜又怕。）您再好好找找。”

“不对呀，怎么回事，你们这儿以前有波洛涅兹二重奏曲呀。（他打着官腔不耐烦地说）”

“肯定是有！用什么乐器演奏的？（他以教训人的口吻说）大人，你别忘了，我们这儿可是马上就能找到演奏者呀……”

我对这个雅间还是满意的，原因是在这里我不仅掌握了拓展空间的技巧，而且也知道了如何与空间融合的方法，就好像坐在时间快车里一样。（坐在这里谁都看不见，我看可以光临任何一个聚会，甚至参加任何一个婚礼。我特别喜欢罗扎奇卡的婚礼。）

婚礼隆重而盛大：在人们友好地、抑扬顿挫地喊着“苦啊^[1]！”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声音好像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此时我聚精会神，强烈希望自己能不知不觉地置身其中……此时，只要我在意志上稍稍一用力，稍稍地，就好像魔杖一挥，我右边正对着英国人的这面墙就会很快褪色，就如同从墙里出现许多闪亮的沙粒。最后，墙变得越来越薄，透过墙，就好像透过去一层细细的薄纱，几乎占据整个大厅的一张非同寻常的大桌子开始逐渐显现，桌旁坐满了客人，在长桌的远端，雪白桌布的漂亮花边像蜡烛一样熠熠闪光，令人赏心悦目。

漂亮的薄纱徐徐落下，英国人的左肩颤动了一下（他胸前衣兜里露出的粉色手帕格外醒目），我突然觉得我的生命力好像通过英国人胸前的衣兜全部注入到他的身体里。真是怪事，虽然我的全部生命力已经完全注入到英国人的身体里，但我却觉得我依然活着，只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退役将军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也算是给人壮壮门面吧。

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我在帮助这个英国人整理手帕和晚礼服时，

[1] 俄国人举行婚礼时，来宾要求新婚夫妇接吻，便喊“苦啊！”。

发现他右边的兜里装着一个很鼓的钱包，里面塞满了美元，而右边位于衣服里的贴身下兜里有一块老式金表，火红色的表链上镶着许多金光闪闪的钻石，在打开的镶着漂亮珍珠的盒盖上可以看到刻在上面的拉丁字母“SVT”。顺便说说，这几个拉丁字母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因为这与我以前读过的俄语单词“сват”一模一样，这使我参加婚礼似乎具有了某种勉强的合理性。总之，此时我已经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腰缠万贯的英国人（我好像就置身于自己的结婚典礼上），为了拥有象征高贵身份的金表，我心甘情愿地像那个英国人一样突然间老态龙钟，行动迟缓，行为做作。一旦拥有，我就会一边打开装饰精美的表盒，一边用优美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吸引全场的注意力。行为做作，行动迟缓于我好处多多，我可以放松地悄悄环顾四周，简而言之，我可以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迈出我正确的一步。

我看着电话机，眼睛的余光却仿佛看见真实的，物质的“我”消失得无影无踪，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一样，我面前铺着雪白桌布的办公桌好像与那张超长的婚礼餐桌合二为一，完美对接，参加婚礼的所有宾朋都向我转过身来，表达他们对我的尊敬、关注和喜悦之情。

此时我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嗨，真有点德高望重的感觉！），差点儿弄翻面前的大高脚杯，把杯里的波尔若米矿泉水洒出不少，然后矜持地站起身来为一对新人举杯祝词，祝愿他们一生幸福美满。不仅参加婚礼的所有宾朋，而且连新郎和新娘在内，像听到口令一样，全都一下子站起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到羞愧，我感到自己真的年老体衰，孤立无助了。我端起杯，喝了一小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开始致新婚祝词。我已经不记得祝词的长短，因为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在站着听。在致词过程中，我这样告诉大家，参加这次婚礼不是偶然的，而是受人之托，简而言之，是受这对新人父母之托在如此隆重的婚礼上致辞，他们的父母由于特殊情况不能到场，委托我向这对新人致以崇高的祝福。

（这里我不想多说，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新郎的老妈，一个人过日子，是一个已经领退休金者，现住在遥远的巴尔瑙尔^[1]市郊的某个角落。而新娘的父母遭遇火灾后逃亡，现侨居英国，我是在俄罗斯驻英国使馆认识他们

[1] 巴尔瑙尔，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部城市，阿尔泰边疆区首府。在鄂毕河上游左岸，巴尔瑙尔河注入处。

的。)

我在二位新人胸前画十字，表示祝福，接着表达好像刚刚来自英国的衷心祝愿，祝愿新娘，一位小姑娘，大学二年级学生，尽管已经结婚，但也要继续努力，顺利地大学毕业。新郎（我又补充说）也要给我们好好露露脸，顺利通过文学院的毕业考试，在未来的日子里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以跻身神圣的世界文学殿堂。

致词结束，我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的确令人感到奇怪！我刚喝完水，还没来得及放下杯子，就有人（我不知道是谁，但声音与新娘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高兴地大声说：“谁的酒这么苦啊？！”

啊，是该进入高潮了！要求新郎新娘亲热的提议一经说出，婚礼现场顿时沸腾了。新郎非常腼腆地把新娘拉到自己身边，他非常激动，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感觉新郎已经完全沉浸在爱的世界里。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妨碍新郎，但我依然为这一难忘时刻激动不已，我从兜里掏出装满钞票的钱包，以新娘父母的名义潇洒地把结婚大礼送给她作为嫁妆。

我无须再说我左边这个腰缠万贯的英国人在婚礼上表现如何，此时婚礼现场上无数的美元大钞似从天而降，纷纷落入这对新人的手中。我没有看他，因为要是用敏锐的目光仔细打量他，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英国教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失体面的。可是我敏锐的听觉突然不由自主地捕捉到了他时断时续，起伏不平的运行轨迹。之后发生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一有厚礼奉上婚礼现场上，人们兴奋的说话声就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赞叹不已。

我没有对此作出反应，只是重新从兜里掏出金表，在新娘拿到不菲的嫁妆时，以老人特有的那种稳重和从容慢慢打开表盒。交接仪式非常引人注目，我不想看到，也不希望其他人看到罗扎奇卡把装有礼钱的大包放到什么地方。一般而言，金表报时发出的优美旋律总是能够把人们的视线从这一让人如痴如醉的热闹场面吸引开来。

不过，我并不想要滑头，有时事情的发生并不总是与预想的完全一致。正在宾朋们吃饭的时候，突然一个嘶哑而又拘谨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英国这样的绅士成千上万！”

在此之后，现场的人们为什么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一下子走开，难道因为他们都是绅士吗？如果你从曼彻斯特带来的陪嫁大礼不是英镑，而是美元，那你算什么英国人？！难道英国货币也改成了美元？！诚然，所有纯粹的俄罗斯人都应该是这样的：在战场上都是所向披靡的勇士，他们或者由于战败而削发为僧，或者由于平地跌跤而头破血流，没有别的选择。

此时，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这只能怪自己考虑问题不周，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下去：从兜里拿出金表，打开装帧精美的盒盖，按原来的设想以此来吸引宾朋们的注意力。

我用这招确实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金表报时的优美旋律响起，我想，此时人们要表达的也许只有指责和厌烦，至于其他我就没有什么奢想了。可是出乎我意料，人们这次所表现出来的是友好和谐，兴高采烈（这又令我感到非常突然）。是的，参加婚礼的人们个个兴高采烈，它以一种令人不解的方式解读了我与英国女王的亲缘关系，对这种关系我似乎一直在谦逊地向所有的人保密，谢天谢地，多亏了这笔令人难以置信的陪嫁，我才有难得的机会顺理成章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与女王的这种关系。

事情的发生有时就是如此让人吃惊，有时离奇得让人不敢相信，无论如何我是幸运的，实实在在的幸运……

[第二章]



从豪华的雅间回到寒酸的陋室，这种反差总是令人感到难堪与痛心，特别是在参加一场豪华的婚礼之后，感觉更甚，这根本就不是因为自家的陈设寒酸，简陋，而是因为参加萝扎奇卡婚礼的内心感受。见到萝扎奇卡之后，孤独与绝望整天折磨着我，就像她刚刚离我而去。

唉，说心里话，房间里的陈设我还是很喜欢的。

这是餐桌，这是写字台，那是修理家庭用具的工作台。

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用电池供电的名贵吊灯。

这是吃饭坐的凳子，那是办公坐的圈椅。

这是床，宽得出乎一般人的预料，没有弹簧。床垫底下露出乒乓球台大的宽阔空间，就顺便把它作为休息的长凳了。（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坐在凳上，非常方便，这个凳子太好了，太妙了！）

在门后左边的拐角处堆着几摞书籍和几捆手稿，用细绳捆着，有的捆得很紧，有的捆得很松，七扭八歪地靠在拐角两边的墙上。手稿和书上放着一件像斗篷一样的春秋穿的夹大衣，它是在盖达罗夫改革时期用集体宿舍的毛毯缝制的，能挡风遮雨，驱寒保暖，被称作“七季宝衣”。（当时我穿着这件大衣上街时，曾让路人感到非常新奇和疑惑。他们不仅驻足观看，还不知所措地目送我走出很远，就像在看一只突然出现在大街上的南美鸵鸟。）斗篷旁边放着另一件衣服。总而言之，我似乎是把大衣、书籍、手稿都保存在书柜里了，所谓书柜，就是我把一个床单整齐地盖在它们上面了。

至于其他的家具一件都没有了，而且也不可能有。换句话说，从前某个时候曾经有，后来让萝扎奇卡给弄走了。真相确实如此！我为什么还需要冰箱，有了冰箱里面放什么？电视也是个问题，因为没有电视我就可以看“半夜时分”。衣柜也不需要，书柜就更不用说了，淘汰的和弄坏的壁纸用来包书都要比任何书架方便得多。我塞到壁纸下面的不仅有报纸、杂志、书籍，而且还有其他每时每刻都能用到的东西。我的原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多余的东西一件都不要。这样一来，由于东西有许多用途，有时我似乎感觉到，我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过于奢华，实际上，我完全能用更少的东西办更多的事。那个老式熨斗放在手稿上面，口大开着，就像鳄鱼张开的大嘴。熨斗里有烟头，有直立凸出的铅笔、钢笔，据此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这个熨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看书时当压书板，吸烟时作烟灰缸，写作时作文具，当然，如果迫不得已，还可以用作自卫的武器。一种东西确实可以有多种功能，有的功能尽管使用得很少，可是的确使用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总而言之，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很贫穷。有时确实非常想吃饭，恨不得马上大喊：我要吃东西！恨不得马上跑到眼睛盯着的斗篷旁边，但我学

会了控制自己。记得还是上大学时，我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一个月时间不吃饭，只喝盐水，我还能坚持更长时间，但是传闻让我的室友坐立不安，他们认为我再这样下去就没命了。他们课也不上了，纷纷挤进我的房间，接连不断地叫醒我，以便证实一下，我是否还活着，我们班主任也亲自来寝室看我。此时我发现，我的内心世界已经拥有了一种暗示与自我暗示……不过，这只是个别现象，而现在偶尔饿了，我也会使用我的自我暗示疗法，仿佛看到热气腾腾的菜汤，令人垂涎的西芹羊肉，这样我就不会再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了，一有精神头儿我就可以继续写我的诗歌和剧本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关注我。

给我的作家梦以第一次毁灭性打击的是罗扎奇卡——她出走了……原因是什么？她走时什么都没说，也没有预先提醒我，突然雇辆大货车来了，还带来两个搬运工（人们后来告诉我，尽管我不想听），能拉走的都拉走了，真可谓席卷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张桌子，还有书籍、手稿，从堆得乱七八糟的书籍和手稿能看出，匆忙中把这些东西胡乱扔在了门后。）她去哪儿了，为什么要出走？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她走时在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不要找我，你也找不到，我把身份证还有姓名都换了。”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奇怪，就是这样令人不解——怎么会这样，只是拿走了东西，改名换姓这样简单？她的目的何在？更何况仅仅在一个月前我们刚刚收到法官的厅外调解书，上面写着：“在决定离婚之前，一定要三思。”记得当时罗扎奇卡替我们俩作了回答：好，我们一定三思而后行。

就这样三思而后行？！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寒酸的家中，我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上大学时就在咖啡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接着双双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后来她休疗养假（我通过作家诊所给她弄了一张休假所必需的医疗诊断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怀疑自己受到了辐射），一起高高兴兴去省内的一个小城旅游。我被分配到州青年共青团报编辑部做编辑。（我凭文学院的毕业证书获得了这份不错的工作，是的，人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平白无故地放弃这项工作。）

后来我们在电视机厂宿舍分到了一间住房（尽管上班路途遥远，尽管房间不大，可光线很足，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小家）——这样我们有了自

已遮风避雨、温馨祥和的家。无论如何，当初我们的生活的确过得很幸福，尽管我当时工资微薄不够花，但常言说得好，跟亲爱的人在一起，住窝棚也如同在天堂。当时我白天黑夜都写作，我们一起憧憬，有朝一日我的作品能够被搬上银幕，走进舞台。有一次，甚至当地话剧院的总导演来找我，让我修改一下莫斯科一位德高望重的剧作家的作品，他准备把该剧本搬上舞台，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功，尽管我已经把剧本做了必要的修改，甚至拿到了100卢布的薪酬。（100卢布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了）。

啊！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萝扎奇卡整天睡大觉，而我还是夜以继日地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有信仰。我写的所有诗歌和剧本都是献给我亲爱的萝扎奇卡的，她认为我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有天才的。她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还一边熟练地弯曲她那优美的身材，问我：

“亲爱的，我们今天有吃的吗？”

说着她打开冰箱门。此时我感觉自己无地自容，大男人连家都养不了。她很善解人意，安慰我道：

“我们不是还有面包吗？……”

萝扎奇卡有时暗示我说：人不能只吃面包活着。她砰地一声关上冰箱门，拿起一只“罗多比”牌香烟叼在嘴里，然后又一屁股坐在床上，准备听我读诗歌和剧本。我读着在自己看来非常成功的诗，她甚至因此激动得哭起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她对我说：

“米佳，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写的东西确实是天才的作品，但这又能怎样？我从你那儿连一小块面包都要得不到了！”

我无地自容，在集体宿舍长长的走廊里游荡着，心里幻想着能从谁那儿借点钱，哪怕只一点点也好呀。有时这种惨状能持续一整天。有时不得不借口有要紧的事来编辑部（平时我通常一周举办一次文学协会会员协会的例会），小心翼翼地看看周围的同事们，生怕哪一句不小心说出的话吓跑我这些衣食无忧的债主们。

借到一大笔钱后（通常，少了他们不借），我赶紧像做贼一样灰溜溜地离开编辑部。换句话说，编辑部里贴着最新通知：由于出差人数较多，编辑部例会改为本月的最后一个周四。

应当指出，因为我经常出差，所以也结识了一些作风严谨、充满灵感